

封神傳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

精裝二冊大洋二元八角

不 准 照 樣 翻 印
封 神 傳

標點者 薛 恨 生

校閱者 何 銘

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

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

封神

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

萬刃車兇肆莫常，風狂火烈聚強梁；旗旛着焰皆逢劫，將士遭殃盡帶傷。
白晝已難遮半壁，黃昏安可護三軍；誰知督運能催命，二子逢之刻下亡。

話說：韓榮坐在後廳，分付將士亂紛紛的搬運物件，早驚動長子韓昇，次子韓變；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，忙問左右曰：「這是何說？」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，二人忙至後堂，來見韓榮曰：「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？棄此關隘，意欲何爲？」韓榮曰：「你二人年幼，不知世務；快收拾離此關隘，以避兵燹，不得有誤！」韓昇聽得此言，不覺失聲笑曰：「父親之言差矣！此言切不可聞于外人，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；父親受國家重爵厚祿，衣紫腰金封妻蔭子，無一事不是皇恩。今主上以此關重託於父親，父親不思報國酬恩，捐軀盡節，反效兒女子之計，貪生畏死，遺譏後世。此豈大丈夫舉止，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。古云：『在社稷者死社稷，在封疆者死封疆。』父親豈可輕議棄去？孩兒二人曾蒙家訓，幼習弓

馬，遇異人頗習異術，未曾演熟；連日正在習演。今日方完。意欲進兵，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；孩兒頗效一死，盡忠於國也。」韓榮聽罷，點頭歎曰：「『忠義』二字，我豈不知？但主上昏暗，荒淫不道，天命有歸；苦守此關，又恐生民塗炭，不若棄職歸山，以救此一方民耳。況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，余化余元，俱懼不測。又何況其下者乎？此雖是你弟兄二人忠肝義胆，我豈不喜？只恐畫虎不成，終無補於實用。徒死無益耳！」韓昇曰：「說那裏的話來！食人之祿，當分人之憂；若都是自爲之計，則朝廷養士何用？不肖孩兒，願捐軀報國，萬死不辭！父親請坐，俟我弟兄二人取一物來，與父親過目。」韓榮聽罷，心中也自暗喜：「吾門且出此忠義之輩。」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，乃是紙做的風車兒，當中有一轉盤；一隻手執定，中間一杆，周圍推轉，如推轉盤上。則四首旛，旛上有符有印，又有「地水火風」四字，名爲「萬刃車。」韓榮看罷問曰：「此是孩兒家頑耍之物，有何用處？」韓昇曰：「父親不知其中妙用，父親如不信，且下教場中，把這紙車兒，試驗試驗，與老爺看。」韓榮見二子之言，甚是鑿鑿有理，隨命下教場來；韓昇兄弟二人上馬，各披髮仗劍，口中心念念有詞，只見雲霧陡生，陰風颯颯，火焰冲天，半空中有百萬刀飛來，把韓榮嚇得魂不附體。韓昇收了此車，韓榮曰：「你是何人傳你的？」韓昇曰：「那年父親朝覲之時，俺弟兄

閒居無事，在府前頑耍，來了一個頭陀，叫做法戒，在我府前化齋。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，他就叫我們拜他爲師；我們那時見他體貌非常，就拜他爲師。他說道：「異日姜尚必有兵來，我祕授你此法寶，可破周兵，可保此關。」今日正應我師之言，定然一陣成功，姜尚可擒也。」韓榮大喜，隨令韓昇收了此寶；仍問曰：「我兒還可用人馬，你此車約有多少？」韓昇曰：「此車有三千輛。那怕姜尚雄師六十萬耶？管教一陣，殺他片甲不存。」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，與韓昇兄弟三人，在教場操演三千萬刃車。正是：

余元相阻方纔了，

又是三軍屠戮災

話說：韓昇用三千人馬，俱穿卑服，披髮赤脚；左手執車，右手仗刀，任意誅軍殺卒。操練有二七日期，軍士精熟。那日，韓榮父子，統精兵出關搦戰。

話說：子牙因破了余元，打點設計取關，只聽得關內炮響，少時探馬報入中軍帳啓曰：「汜水關總兵韓榮，領兵出關，請元帥答話。」子牙忙傳令與衆門人將士，統大隊出營；子牙會過韓榮一次，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，去提防他？」子牙問曰：「韓將軍，你時勢不知，天命不順，何以爲將？速速倒戈，免至後悔。」韓榮笑曰：「姜子牙倚着你兵強將勇，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，尙敢耀武揚威，數白道黑。」子牙大怒道：「誰與我把韓榮拿下？」旁

有魏賁縱馬搖鎗，冲殺過來；韓榮腦後，有兩員小將，乃韓昇韓變二人，搶出陣來，截住了魏賁。魏賁大呼曰：『來者何人？』韓昇曰：『吾二人乃韓總兵長子韓昇，次子韓變是也。你等恃強，欺君罔上，罪惡滔天，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！』魏賁大怒，縱馬搖鎗，飛來直取；韓昇韓變兩騎迎面交還，未及數合。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，魏賁不知是計，往下起來。韓昇見魏賁趕來，把頭上冠除了，把鎗一擺，三千萬刃車，殺將出來；勢如風火，如何抵當？只見萬刃車捲來，風火齊至。怎見得好萬刃車？讚曰：

『雲迷世界，霧罩乾坤；颯颯陰風沙石滾，騰騰火焰蟒龍奔。風乘火勢黑氣平吞；風乘火勢，戈矛萬道却人魂，黑氣平吞，目下難觀前後士。魏賁中刃，幾乎墜下馬鞍轡；武吉着刀，險些斬了三寸氣。滑刺刺風聲捲起無情石，黑暗暗刀痕殺壞將和兵；人撞人哀聲慘戚，馬撞馬鬼哭神驚。諸將士慌忙亂走，衆門人借遁而行；忙壞了先行元帥！攪亂了武王行營，那裏是青天白日，恍如似黑暗黃昏；子牙今日遭兵厄，地覆天翻怎太平？』

話說：子牙被萬刃車一陣，只殺得尸山血海，冲過天陣來；勢不可當；韓榮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忙傳令鳴金收軍。韓昇韓變聽得金聲，收回萬刃車，子牙方得收住人馬；計傷士

卒七八千有餘。子牙升帳，衆將官俱在帳內，彼此俱言，此一陣利害風火齊至，勢不可當。子牙曰：『不知此陣，是何名目？』衆將曰：『一派利刃，漫空塞地而來，風火助威，勢不可當；非若軍士，可以力敵也。』子牙心下十分不樂，納悶軍中，不表。

且說：韓榮父子進關，韓昇曰：『今日正宜破周，姜尚，父親却爲何鳴金收軍？』韓榮曰：『今日是青天白日，雖有風火雲霧；姜尚門人俱是道術之士，自有准備保護其身，如何得一般盡絕？我有一絕妙計，使他不得整備；黑夜裏仗此道術，使他片甲不存，豈不更妙？』二子欠身曰：『父親之計；神鬼莫測。』正是：

安心要劫周營寨，

只恐高人中道來。

話說：韓榮打點夜劫周營，收拾停當，只等黑夜出關不表。

且說子牙在營納悶，想利刃風火，果是何物：來得甚惡，勢如山倒，莫可遮攔，此畢竟是截教中之惡物。當日已晚，子牙因今日不曾打點，致令衆將着傷，心下憂煩，不曾提防今夜劫寨，也是合該如此。衆將因早間失利，俱去安歇。

且說：韓榮父子，將至初更，暗暗出關；將那三千萬刃車雄兵，殺至轅門，周營雖有鹿角，其如這萬刃車有風火助威，勢如驟雨；砲聲響亮，冲至轅門，誰敢抵擋？真是勢如破竹

，怎見得？正是：

四下裏人砲亂響，萬刃車刀劍如梭；三軍踴躍大縱征駝，馬踏人聲經過，風起處遮天迷地，火來時烟飛焰裹；軍吶喊天翻地覆，將用法虎下崖坡。着刀軍連聲叫苦，傷鎗將鎧甲難狀。燒着的焦頭爛額，絕了命身臥沙窩。姜子牙有法難使，金木二吒也自難擋；李靖難使金塔，雷震子止保皇哥。南宮适抱頭而走，武成王不顧兵戈；四賢八俊俱無用，馬死人亡遍地拖。正是遍地草梢含碧血，滿地低陷疊行尸。

且說：韓昇韓變兄弟二人，夜劫子牙行營，喊聲連天，冲進轅門；子牙在中軍，忽聽得劫營，急自上騎，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。只見黑雲密布連風火交加，刀刃齊下，如山崩地裂之勢，燭燈難支；二千火車兵冲進轅門，如潮奔浪滾，如何抵當？況且黑夜，彼此不能相顧，只殺得血流成渠，屍骸遍野，那分別人自己。武王上了逍遙馬，毛公遂，周公旦，保駕前行；韓榮在陣後擂鼓，催動三軍，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，君不能顧臣。父不能顧子。只見韓昇韓變，趁勢趕子牙；幸得子牙執着杏黃旗，遮護了前面一段軍士將領，一擁奔走。韓昇韓變，二人催着萬刃車，往前緊趕，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；直殺到天明，韓昇韓變大叫曰：『今日不提姜尚，誓不同兵！』往前越趕，分付三千兵卒曰：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』

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，看看金雞嶺下，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；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，其心稍安。

且說：鄭倫坐騎上山來，正迎子牙，忙問曰：『元帥爲何失利？』子牙曰：『後有追兵，用的是『萬刃車』。』又是風火助威，勢不可當，此是左道異術，你仔細且避其銳。』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，往前迎來，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，三千兵隨後；少離半箭之地，鄭倫與韓昇韓變頂頭撞着，鄭倫大喝曰：『好匹夫！怎敢迫我元帥？』韓昇曰：『你來也替不得他，把鎗搖動來刺，』鄭倫手中杵迎面交還。鄭倫知他萬刃車利害，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刀擁來；鄭倫知其所以，只一合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，一聲響對着韓昇兄弟二人，哼了一聲；韓昇韓變兄弟二人，坐不住鞍轡，翻下馬來，被烏鴉兵生擒活捉，上了繩索。兄弟二個方睜開眼時，早已被擒；呀的一聲，歎曰：『天亡我也！』後面三千兵架車前進，見主將被擒，其法已解，風火兵刀，化爲烏有了。衆兵撤回身就跑奔回來，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；看見三千兵回，風火兵刀全無。不見二子回來，忙問曰：『二位小將軍安在？』衆兵曰：『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，只見有一將出來與二位將軍交戰；未及一合，不知怎麼跌下馬來，被他捉去，我等在後，不一時風火兵刀全無，止有此車而已，只得敗回；幸遇老將

軍，望乞定奪。』韓榮聽得二子被擒，心中焦惶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收兵進關。不表。

且說：鄭倫擒了二將來見子牙，子牙大喜，押在糧車上，同子牙回軍，於路遇着武王，毛公遂等，衆門人諸將齊集；大抵是夤夜交兵，便是有道德的，也只顧得自己，故此大折一陣。子牙問安，武王曰：『孤幾乎嚇殺！幸來毛公遂保孤。方得免難。』子牙曰：『皆是尙之罪也！』彼此安慰，治酒壓驚，一宿不表。

次日，整頓雄師，復至汜水關下扎營；放砲呐喊，聲振天地。韓榮聽得砲聲，才着人打探，來報曰：『啓總兵，周兵復至關下安營，韓榮太驚：『周兵復至，吾子休矣！』親自上城，差官打聽。

且說：子牙升帳坐下，衆將參謁畢，子牙傳令排五方隊伍，吾親自取關；衆將官切齒深恨韓昇韓變，子牙至關下叫曰：『請總兵答話。』韓榮在城樓上現身大叫曰：『姜子牙你是敗軍之將，焉敢又來至此？』子牙笑曰：『吾雖誤中你的奸計，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；你知那得勝將軍，今已被我擒下，』命兩邊左右，押過韓昇韓變來，左右將二將押過來，在馬頭前；韓榮見二子蓬頭跣足，繩縛二臂，押在軍前，不覺心痛。忙大叫曰：『姜元帥二子無知，冒犯了虎威，罪在不赦；望元帥大發慈悲，憐而赦之！吾願獻汜水關，以報大德。韓昇

大呼曰：『父親不可獻關，你乃紂王之股肱，食君之重祿，豈可惜子之命而失臣節耶？只宜謹守關隘，俟天子救兵到日，協力同心，共擒姜尚匹夫！那時碎尸萬段，爲子報仇，未爲晚也。我二人萬死無恨！』子牙聽得大怒，令左右斬之；只見南宮适奉令，手起刀落，連斬二將於關下。韓榮見子受刑，心如刀割；大叫一聲，往城下自墜而死，可憐父子三人，捐軀盡節，千古罕及，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『汜水滔滔日夜流，韓榮志與國同休；父存臣節孤猿泣，子盡忠貞老鶴愁。

一死依稀酬社稷，三魂縹渺傲王侯；如今屈指應無愧，笑殺當年兒女儔。』

話說：韓榮墜城而死，城中百姓開關，迎接子牙人馬，進汜水關；父老焚香，迎接武王進帥府。衆將官歡喜，查點府庫錢糧停妥，出榜安民；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，子牙傳令治酒，款待有功人員，在關上住了三四日。

且說：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，在碧遊牀靜坐，忽金霞童兒來報『有白鶴童兒至此。』太乙真人出洞，見白鶴童兒手執玉劄降臨，言曰：『請師叔下山，同會誅仙傳。』太乙真人望崑崙下拜畢，白鶴童兒回玉虛不表。

且說：太乙真人分付哪吒來，慌忙來至，見師父行禮畢，真人曰：『你如今養的傷痕

全愈。你可先下山，我隨後就來，共破誅仙陣也。」哪吒領命，方欲下山，真人曰：「你且站住，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，也曾贈子牙三杯酒，你今下山，我也贈你三杯如何？」哪吒感謝。真人命金霞童兒斟酒過來，贈哪吒頭一杯酒；哪吒謝過，一飲而盡。真人袖中取出一枚棗兒，遞與哪吒過酒。哪吒連飲三杯，吃了三枚火棗。真人哪吒出洞府，看哪吒上了風火輪，真人方進洞去；哪吒提火尖鎗，方欲借土遁前行，只見左邊一聲響。長出一隻臂膊來，哪吒大驚曰：「怎的了？」還不會說得完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，哪吒嚇得目瞪口呆；只聽左右齊聲響，長出六隻手來。共是八隻臂膊，又長出三個頭來。哪吒着慌，無可奈何，自思且回去問我師父來；只得登回風火輪，方至洞門，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。拍掌大笑曰：「奇哉奇哉！」有詩爲證：

「瓊漿三盞透三關，火棗頻添壯士顏；八臂已成神妙術，三頭莫作等閑看。

須臾變化超凡聖，頃刻風雷任往還；不是西岐多異士，只因天意惡奸讒。」

話說：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曰：「弟子長出這些手，丫丫叉叉，怎好用兵？」真人曰：「子牙行營，有許多奇異之士，有雙翼者，有變化者，有地行者，有奇珍者，有異寶者；今着你現出三頭八臂，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；此去通五關，也是周朝人物稀奇，個個俊傑；這

法隱隱現現，但憑你自己心意。」哪吒感謝師尊恩德，太乙真人傳哪吒穩現之法，哪吒大喜；一手執乾坤圈，一手執混天綾，一手執金磚，兩只手擎兩根火尖鎗。還空三手，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，又取陰陽劍：——共成八件兵器。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，逕往汜水關來。正是：

余元刀傷歸洞府，

今朝變化更神通。

且說：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軍將，收拾取界牌關；忽然想起師尊偈來：「界牌關下遇誅仙。」此事不知有何吉凶？且不可妄動。又思若不進兵，恐誤了日期。正在殿上憂慮，忽報「黃龍真人來至。」子牙迎接至中堂，打稽首，分賓主坐下；黃龍真人曰：「前邊就是誅仙陣，非可草率前進。」子牙可分付門人，搭起蘆蓬席殿，迎接各處真人異士，伺候掌教師尊，方可前進。」子牙聽畢，忙令南宮适武吉起蓋蘆蓬去了。

且說：哪吒現了三首八臂，登風火輪；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丫丫叉叉，七八隻手，走進營來。軍校不知是哪吒現此化身，着忙飛報子牙：「稟元帥，外面有一個三首八臂的將官，要進關來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令李靖去探來。李靖出府，果見三首八臂的人，甚是凶惡；李靖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哪吒見是李靖忙叫：「父親，孩兒是三太子哪吒，」李靖大

驚問曰：『你如何得此大術？』哪吒把火棗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李靖進殿回子牙，備言前事。子牙大喜，傳令來，哪吒進殿，拜見元帥，衆將觀之，無有不悅，俱來稱賀不表。

只見次日，南宮适回報曰：『稟元帥，蘆篷俱已完備。』黃龍真人曰：『如今只是洞府，門人去得？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。』子牙傳下令來：『諸位官將保武王緊守關隘，不得擅離，我同黃龍真人與真門弟子前去蘆篷伺候，掌教師尊與諸位仙長，會誅列仙；如有妄動者，定按軍法。衆將領命去訖，子牙進後殿來見武王曰：『臣先去取關，大王且同衆將住於此處；俟取了界牌關，差官來接聖駕。』武王曰：『相父前途保重。』子牙感謝畢，復至前殿，與黃龍真人同衆門弟子，離了汜水關；行有四十里，來至蘆篷。只見懸花結彩，壘錦鋪氍；黃龍真人同子牙卜了蘆篷坐下：少時間，只見廣成子來至，赤精子隨至。次日，懼留孫，文殊廣法天尊，普賢真人，慈航道人，玉鼎真人，來至；隨後有雲中子太乙真人，清虛道德真君。道行天尊，靈寶大法師，俱陸續來至，子牙一上一下迎接俱至蘆篷坐下。少時。又是陸壓道人來至，稽首坐下，陸壓曰：『如今「誅仙陣」一會，只有「萬仙陣」再會一次；吾等劫運已滿，自此歸山，再圖精進，以正道果。衆道人曰：『師兄之言，正是如此。』衆皆默坐，專候賞教師尊；不時只聽得空中有環佩之聲，衆仙知是燃燈道人來了。衆

道人起身降階迎上籬來，行禮坐下。燃燈道人曰：『誅仙陣』只在前面，諸友曾見什麼？』衆道人曰：『前面不見甚麼光景？』燃燈曰：『那一派紅氣罩住的便是。』衆道友俱起身定睛觀看，不表。

且說：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，用手發一聲掌心雷，把紅氣展開，現出陣來；蘆籬上衆仙正看，只見紅氣閃開，陣圖已現。好利害，殺氣騰騰。陰雲慘慘，怪霧般旋，冷風習習，或隱或現，或昇或降，上下反覆不定。內中有黃龍真人曰：『吾等今犯殺戒，該惹紅塵；既遇此陣，也當得一會。』燃燈曰：『自古聖人云：

只觀善地千千次，

莫看人間殺伐臨。』

內中有十二代弟子，倒有八九位要去；燃燈道人阻不住，齊起身下蘆籬，諸門人也隨着來此忤陣。行至陣前，果然是驚心駭目，怪氣凌人；衆仙俱不肯就回，只管貪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

『一炁三清勢更奇，壺中妙法實須彌，移來一本還生我，運去分身莫浪疑。』

誅戮散仙根行淺，完全正果道無私；須知順逆皆天定，截教門人枉自癡。

話說：衆門人來看誅仙陣，只見正東上挂一口誅仙劍，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劍，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劍，正北上挂一口絕仙劍；前後有門有戶。殺氣森森，陰風颯颯。衆人貪看，只聽得裏面作歌曰：

『兵戈劍戈，怎脫誅仙禍？情魔意魔，反起無明火。今日難過，死生在我；玉虛宮招災惹禍，穿心寶鎖，回頭絕知往事訛。咫尺起風波，這番怎逃躲？自倚才能，早晚遭挫折。』

話說：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，燈燈曰：『衆道友，你們聽聽作的歌聲，豈是善良之輩？我等且各自回蘆篷，等掌教師尊來，自有處治。』話猶未了，方欲回身；只見陣內多寶道人，仗劍一躍而出，大呼曰：『廣成子不要走，吾來也！』廣成子大怒曰：『多寶道人，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，倚你人多，再三欺我；況你掌教師尊，分咐過你等，全不遵依，又擺此誅仙陣。我等既犯了殺戒，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，故擺此孽陣耳。正所謂「閻羅註定三更死，怎肯留人到五更？」』廣成子仗劍來，取多寶道人，道人手中劍，迎面交還。怎見得？

仙風陣陣滾塵沙，四劍忙迎影亂斜；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，一個是截教門中根行差。一個是養成不老神仙體，一個是多寶兩方拜釋迦；二教只因逢殺運，誅仙陣上亂如麻。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，多寶道人躲不及，一印正中後心，撲的打了一跌，多寶道人逃回陣中去了。燃燈曰：『且各自回去，再作商議。』衆仙俱上蘆篷坐下；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，異香縹緲，從空而降；衆仙下篷來迎掌教師尊，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輦，馥馥香烟，氤氳遍地。正是：

提爐對對烟生霧，

羽扇分開白鶴朝。

話說：燃燈衆人焚香引道，接上蘆篷。元始坐下；弟子拜畢，元始曰：『今日誅仙陣上，纔分別得彼此。』元始上坐，弟子侍立兩邊。至正子時，元始頂上現出慶雲垂珠，瓔珞金花萬朵，絡繹不斷，遠近照耀；多寶道人正在陣中打點，看見慶雲升起，知是元始降臨。自思此陣，必須我師尊來至，方可有爲。不然，如何抵得過他？

次日，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，半空中仙音響亮，異香襲襲；隨侍有大小衆仙來的，是截教門中師尊。怎見他的好處？有詩爲證：

『鴻鈞主化見天開，地丑人寅上法臺；鍊就金身無量劫，碧遊宮內育多才。』